

天涯诗海

天涯海角

(外一首)

■ 张宏宇

几块巨石静立海边
斑驳的刻痕诉说沧桑
潮水一次次涌来
将那些文字反复摩挲

阳光在海面跳跃
沙滩上足迹交错
椰影摇曳处
海风裹挟着旅人的温度

“南天一柱”直指苍穹
渔网在浪尖绽放
海鸥的鸣叫
与涛声和鸣

这里曾是流放的终点
如今成了追寻的起点
咸涩的海风
将往事轻轻吹散

“天涯海角”
让每个到访者驻足
当你转身离去
这里又成了新的远方

东郊椰林

五十万株椰树挺立
浓密的树冠遮蔽了天空
阳光从叶隙间洒落
如碎金般铺满地面

青椰与金椰高悬枝头
甘甜的汁水滋养了无数个盛夏
赤足少年攀上树干
采下串串饱满的果实

海风穿过椰林
发出悠扬的哨音
暮色透过枝叶映照沙滩
白浪、渔火、木屋与棕榈
交织成悠远的时光画卷

夜色中，椰香飘入窗棂
椰壳戒指在少女指间发烫
深夜里，椰树相拥起舞
仿佛重返神话时代

可曾遇见那位海边吹笛人
笛声融入椰林，化作阵阵风声
椰汁的甘甜渗入渔歌
在月光下化作点点萤火

潮水上涨时，树根与海水共舞
直到椰果坠落湿润的沙滩
品尝这新鲜的琼浆吧
每一滴都是阳光的馈赠

自清澜渡口归来
抬眼便是绿色的海洋
椰树坚定地伫立海岸
撑起半个热带的苍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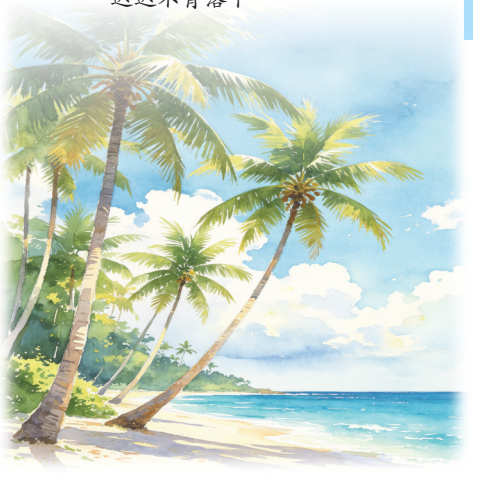
夏日序言

■ 闫敬督

槐花落尽
日历轻轻翻过夏日
阳光不再暴烈
它学会了在墙壁上作画
光影斑驳
像时间未说完的话

巷口的青批把
用细密的绒毛试探气温
午后，我们坐在梧桐树下
分食夏日的静谧
试图重新定义
什么是渴望

下棋的人
棋盘已收
那个关于盛夏的序言
被时光折进了蒲扇
在摇晃的树影里
迟迟不肯落下



百家笔会

雨打蕉叶

□ 冷阳

蕉叶被风吹得摆动，露出背面青色的叶脉，像一把把绿扇子翻飞。雨停之后，每一片叶子上都挂着重晶莹剔透，阳光从云缝里钻出来一照，整片蕉园就成了琉璃世界。

雨天的蕉地。 蒙海龙 作

十多年前，我在海南的乐东黎族自治县和东方市种过香蕉。

海南的天气高温高温，香蕉长得很快。头年下半年种的小苗，到了第二年春天，已蹿到两米多高。它的茎干其实是假茎，由叶鞘层层包裹，粗壮得像水桶。每一片新叶抽出时，都卷成一只巨大的笔筒，然后慢慢地展开，像一把缓缓撑开的绿伞。蕉叶极大，大到能当蓑衣用。下雨时我们在地里干活，来不及跑回工棚，随手摘一片顶在头上，雨水打在叶面上，噼里啪啦响，身子底下却是干的。

我最爱看的，是雨中的香蕉树。

海南的雨说来就来。刚才还是烈日当空，转眼乌云就从五指山那边压



过来了。如果大雨，风信先到，蕉叶吹得哗啦啦响，整片蕉园像一锅沸腾的绿水。紧接着，雨点砸下来了。起初是稀疏的大雨滴，打在干干的土地上，溅起一小股尘土。打在蕉叶上，发出“噗、噗”的闷响。然后雨势骤然密集，天地间只剩下一种声音，千万颗雨珠同时敲击蕉叶，像千万面鼓在敲，又像整条昌化江的水倒扣着泼了下来。

可那些蕉叶，偏偏在这种时候最精神。平日里被太阳晒得有些发蔫的叶片，被雨水一浇，每一根叶脉都舒展开了，绿得发亮，绿得往下滴。那种绿不是春天嫩芽的浅绿，也不是盛夏深潭的墨绿，而是一种浓烈到近乎放肆的青绿，像翡翠浸透了水，绿得要滴下来。雨水顺着叶面的凹槽流下去，聚在叶心的凹陷处，再从叶尖汇成一条条水线，哗哗地落在地上。

我常常打着伞站在地埂上，看满园的绿色在雨中舞蹈。蕉叶被风吹得摆动，露出背面青色的叶脉，像一把把绿扇子翻飞。雨停之后，每一片叶子上都挂着重水珠，晶莹剔透，阳光从云缝里钻出来一照，整片蕉园就成了琉璃世界。

种植过香蕉的人都知道，香蕉是喝水长大的。平时不下雨时，两三天就需要灌水浇水。恰逢下雨，尤其下大雨，雨中的香蕉，正是水分养分输送的高光时刻。

时光荏苒

一个夏日的审美穿越

□ 王岁芳

宋画用空白吸走热，他们都在做同一件事，在有限的物质里，挤出无限的精神空间。

我起身倒水，看见厨房窗台上放着一只小瓷杯，天青色，杯壁很薄，对着光看能透出手影。这是去年去景德镇，在作坊里买的，老板说是仿汝窑。我知道不是真宋瓷，可每次用它喝茶，水似乎凉得快一些。

“雨过天青云破处”，传说是宋徽宗梦里的颜色。他醒来就下令烧造，要那种雨后天空刚裂开一线蓝的颜色。宋代的汝窑、官窑，不描龙不画凤，就靠一层釉色说话。那颜色淡、润、含蓄，像把一片天收进了杯底。苏轼在赤壁边，听江水、看月亮，写下“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清风明月不要钱，却最滋养人。宋代的人懂这个，所以他们喝茶要清，赏花要淡，挂画要留白，连瓷器都要天青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颜色。



古人写雨打芭蕉，多是愁绪。唐人杜牧有“芭蕉为雨移，故向窗前种”，据说是最早专写此景的诗句。白居易在《夜雨》里说“隔窗知夜雨，芭蕉先有声”，那份静谧中的敏锐，让人觉得雨也成了知己。李商隐写“芭蕉不展丁香结，同向春风各自愁”，虽未直言雨，却把蕉叶卷曲的姿态写成了心事。而到了李清照笔下，“窗前谁种芭蕉树，阴满中庭。阴满中庭，叶叶心心，舒卷有余清”，南渡之后的她，听到“三更雨”，便说“愁损北人，不惯起来听”。南国丝竹乐《雨打芭蕉》，也多是淅淅沥沥的凄凉之音。可我种了多年蕉树，听雨听久了，竟听出了另一种味道。雨打蕉叶于我，不是愁，是润；不是怨，是生。蕉农听雨，听的是庄稼拔节，是根须喝水，是日后的好收成。

我种植园有几十号工人，大多是当地农民。雨天不能打药施肥，他们就聚在工棚里喝茶、聊天。有个老工人叫阿福，跟着我种了三年香蕉，最懂雨。他常说：“老板，这雨下得好啊，蕉树喝了水，明天又长高一截。”我问他怎么知道，他嘿嘿一笑，指着蕉叶说：“你看那片尖，雨水滴得欢，说明根在吸水呢。”我将信将疑，后来特意去量过，果然一场透雨过后，蕉树一夜能蹿高四五公分。从那以后，我也学会了听雨。深夜躺在床上，听到外面雨声淅沥，心里不但不烦，反而踏实得很，

像听见庄稼在唱歌。

香蕉从抽蕾到结果，是种植中最动人的时刻。抽蕾，就是蕉树从假茎中心吐出一个紫红色的花苞，像一支巨大的毛笔头。花苞一层层张开，露出里面一排排小花，雌花先开，慢慢发育成香蕉的果实。我常常站在蕉树下仰头看，那些细小的香蕉像婴儿的手指，一天天鼓起来、弯起来。从开花到采收，大约八十到九十天。那三个月里，我每天都要在蕉园里走一遍。果串越来越沉，从最初的几斤长到五六十斤。等到香蕉由棱角分明变得圆润饱满，果皮从深绿转为浅绿再转为淡黄，那就是采收的时候了。

我曾在海南种了六年香蕉。那上千亩蕉园，那些雨中的青绿，那些深夜里雨打蕉叶的声音，已经刻在记忆里，长在了骨头里。如今每当听到雨声，我还会闭上眼睛，想象自己还站在乐东黎族自治县黄流镇的地埂上，看满园的蕉叶在雨中翻涌，听那千万滴雨水敲击叶面的天籁。那声音不急不缓，不燥不闷，像大地均匀的呼吸。而蕉树们，就在这呼吸里，一节一节地长高，果实一串一串地变粗、变黄，一年一年地轮回。

雨打蕉叶，打的不是叶，是心。它把一颗浮躁的心洗得澄澈，洗得安静，洗得悠然。

听雨，听蕉，万物正在生长。

白 发

究竟是什么时候，头上长出了第一根白发？

总以为自己青春正盛，就这样嘻嘻哈哈、糊里糊涂在生命的山脊上攀爬。一日对镜梳理，却发现一片乌黑葱茏中，竟然冒出一茬雪白，触目惊心。瞬间，感觉到时间的压迫。拔下一根白发，眯起眼对着阳光细瞅，那细细的白发，银亮银亮的，在风中柔弱摇曳，在指间顽固地不肯倒下。有那么一刹那，一股脆弱的感情涌上心头，那种年华易逝，那种人生凄然，那种无可奈何……

那曾经乌黑清香的头发，是怎样一根一根悄然变白？是我初为人母，日夜不休照顾嗷嗷待哺的婴儿时？是我不停歇地忙忙碌碌为生活琐事奔波时？是我为工作事务绞尽心焦虑而寝食难安时？还是忧心父母健康，操心儿子学习时……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层层累加，一点一点地蚕食了那残存不多的青春。我从那刺眼的白发中读出岁月的留痕，止不住伤怀那再也回不来的时光。

可是我好像还有很多的希冀，很多的不甘，很多的留恋。在岁月的面前，我就像演技拙劣的小丑，无论如何绞尽脑汁意图要延缓时光的步伐，它都能无情戳穿我的伎俩，并且丝毫没有放慢脚步的打算。这时我知道，白发并不是黑发变的，它们是慢慢、慢慢走向衰老生命深处滋生出来的。任我怎样动用现代科技，它还是会一茬一茬涌现。

我的先生到是很坦然，他人到中年头发日渐稀少，后退的发际线渐渐地让他的脑门光亮起来。有时他看我在镜子前，一根一根拨弄白发，眉头深锁，唉声叹气，劝慰道：“人会长老很自然，心不老就行了。你这么活泼爽朗的人怎么在这件事情上钻牛角尖？”

是呀，四季轮回，各有千秋。春天葱茏，夏天繁盛，秋天斑斓，冬天纯净，本是自然。我已然到了人生之秋，有些许白发也不是正常。人生有许多乐事，我怎么就纠结在几缕白发中费心费神，岂不得不偿失。想要，手指轻轻抚摸那几丝白发，顿觉天宽地阔，心情舒畅。

□ 朱 蕾

美食随笔

夏日凉面入清凉

□ 瞿 涛

碗面中所需的营养，在颜色搭配上也特别好看。紧接着，奶奶麻利地给面倒上生抽，酱油，让每一根面条都色泽鲜亮、根根分明，油光发亮。再加入醋、盐、蒜水、葱油、蚝油等调味。最后是秘制油辣椒，这是凉面中的精髓。油辣椒裹挟着每一根面条，色香味俱全，带给口腔足够的“香辣”。正是这油辣椒，叩开了味蕾，令人胃口大开。

光闻着香味，就让人垂涎欲滴，我们早已迫不及待的想吃凉面了。奶奶说：“小馋猫别着急，多的是，让你们吃个够。”我们端着碗，大口吃，狼吞虎咽了起来。真香啊，面条筋道凉爽，拌着蒜的辣，黄瓜的脆，辣椒之香，在炎热的夏天，瞬间激发出凉爽之感。

许多年过去了，我们搬到城里住，城里的凉面种类繁多，有四川红油凉面，陕西的油泼凉面，麻酱凉面，兰州凉面，我都一一尝试过，但我怎么也吃不出记忆里的滋味。偶尔吃到一份不错的凉面，也总觉得缺少了点什么，后来才明白，缺少了奶奶亲手调制凉面的味道，那是藏在烟火气里的亲情回忆。

凉面，看似简单普通的夏日美食，却藏着我们对生活的热爱，对亲情的眷恋，让我们感受到生活的美好与温暖。



四季回音

把夏天染在指甲上

□ 叶艳霞

六月刚过了几天，院子角落里的凤仙花开了。粉的、红的、紫的，挤挤挨挨簇在一起，像谁打翻了一盒胭脂。母亲从菜园回来，路过那丛花时说了一句：“凤仙花一开，夏天就真来了。”那句话恰似一把钥匙，勾起了我儿时染指甲的全部记忆。

那个时候的我总是要选一个清晨，趁露水还没散尽的时候去摘花。这时候的花瓣最饱满，汁水最足。母亲教我专挑那些红得发紫的花瓣，说这样的颜色才染得上。指尖轻轻一掐，凉丝丝的花汁就渗出来，带着一股青涩的草香。蝉刚试开嗓子，叫得有一声没一声的，阳光也还不毒辣，照在花儿宛若镀了层薄蜜。

将摘回来的花瓣放进小瓷碗，加一小撮明矾，用木棒慢慢捣。花瓣在捣压下渐渐变成紫红色的糊状，明矾的涩味混着花香，成了初夏独有的气味。

我蹲着看，母亲的手不紧不慢地转着碗沿，如同在搅动一段慢悠悠的时光。那会儿不懂什么叫仪式感，只觉得这件事郑重又好玩。

母亲用细竹签挑一点花泥，小心地盖在我的指甲盖上，再用扁豆叶裹紧，用棉线一绕一扎。

